

# 文学的沉默

## ——论布朗肖的文学思想

耿幼壮

---

**内容摘要：**本文以法国作家布朗肖的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着沉默与声音这一对概念，深入分析了布朗肖对语言和文学的独特认识。作为当代法国文学界与思想界一位特立独行者，较之他的朋友勒维纳斯、德里达和福柯而言，生前相对默默无闻的布朗肖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正在对西方思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布朗肖；沉默；声音；文学理论

**作者简介：**耿幼壮，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理论研究。

---

**Title:** The Silence of Literature: On Maurice Blanchot's Literary Thought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French writer Maurice Blanchot is explored. Around the concepts of silence and voice, his unique idea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re analyzed thoroughly. As a dissident in th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circles of contemporary France, Blanchot, who was not as famous as some of his friends, such as Emmanuel Levinas, Jacques Derrida and Michel Foucault, left a great number of creative and theoretical writing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Blanchot's literary thought is draw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is exerting profound influence on Western thought.

**Key words:** Maurice Blanchot; silence; voice; literary theory

**Author:** Geng Youzhuang,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pecializing in the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Email: ygeng@ruc.edu.cn

---

在勒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的葬礼上，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在那篇题为“诀别” (Adieu) 的著名挽词中提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在谈及布朗肖与勒维纳斯之间的友谊时，德里达发出如下感慨：“对我们中的许多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这种绝对忠诚、堪称楷模的思想友谊，布朗肖与勒维纳斯之间的友谊，乃是一份恩典，一件礼物；出于不止一种理由，它仍然值得我们这个时代祝福，它是一个幸运的事件，也是降临在那些有幸成为他们二位中任何一位的朋友者的赐福” (Derrida, *The Work of Mourning* 205)。幸运的是，德里达同时成为这两个人朋友。作为萨特 (Jean Paul Sartre)、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和勒维纳斯的同龄人，布朗肖早年就曾与萨特进行过一场“文学论争”，由于当时萨特如日中天而布朗肖默默无闻，

这一原本应该引起更多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倒是由于性格的相似，布朗肖与勒维纳斯保持了一生的友谊。就思想传承而言，布朗肖对巴尔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等一代思想家有着极大影响。尽管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早就声称，布朗肖“已属于过去的时代”（85），但今天却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布朗肖与我们时代和未来时代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许，更值得听取的是巴塔耶的意见：“莫里斯·布朗肖不属于被广泛阅读的法国作家，[但]他是其时代最为独特的思想家。……他已经向我们展现了在人类存在的视域之内最为奇特的视角和最为匪夷所思的事物”。事实也是如此，对于当代文学理论来说，布朗肖已是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

## —

让我们从当代法国哲学后起之秀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一句话开始：“那声音自其中升起的沉默”（Stiegler 20）。如果要找一句箴言引入对于布朗肖文学思想的讨论，可能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恰当了。虽然这句话本身并不是针对布朗肖而言，但它却直指布朗肖文学思想的核心——沉默的声音。在布朗肖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一话题的反复讨论。例如，在《文学空间》中有这样的说法：“诗歌——文学——似乎与某种不能中断的话语相连，因为这种话语并不说话，但它存在。……然而，诗人是听到了这种的话语的人，他使自己成为这一话语的聆听者和中介者，他通过言说这一话语而使之沉默无声”（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37）。在《火之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文学是语言对于词语的筛选和掠夺，“但是，这对于没有内容的词语的无尽筛选，这一通过对于词语的一种无限掠夺的不断言说，不就是沉默的深刻性质吗？这是一种在其无言中讲话的沉默，一种言说词语的空洞的沉默，一种在沉默之中不停说话的回声”（Blanchot, *The Work of Fire*, 332）。再有，《来自别处的声音》中有这样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说法：“除非有黑色空间才会有白色空间，除非有为了消除沉默的言说和喧杂才会有沉默”（Blanchot, *A Voice from Elsewhere* 12）。由此，我们可能会理解，何以在布朗肖本人的创作中和理论思考中，与沉默相关的声音与词语会成为其关注的中心。现在，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布朗肖关于文学和文学语言的独特看法来自何处？其思想基础何在？

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勒维纳斯、德里达等人一样，布朗肖也将西方哲学与文学所面对的问题归之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即逻各斯中心论和隐匿其后的视觉中心论。布朗肖声称：“说不是看。说将思自视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在西方传统中，这种视觉的统治在数千年来一直支配着我们对待事物的方式，并一直引导我们在光的保证下或者在光之缺失的威胁下去思考”（Blanchot,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27）。在布朗肖看来，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在现象学中得到了最高表现。因此，早自1930年代开始，布朗肖就开始思考西方哲学与文学传统中的光与视觉的主导地位问题，并试图找到其它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诸如幽晦与黑夜、寂静与沉默、非个性与死亡，等等。通过对于这些概念的探讨，布朗肖以其独有的文学—哲学方式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如马丁·杰伊提醒我们的，布朗肖的所谓“灾难的写作”（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同时也意味着放弃可见苍穹中任何固定不变的星星（灾难一词的法语形式可以视为dis-aster，意为星星的毁灭），既然布伦恩伯格（Hans Blumenberg）已经表明，对于星空的思慕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奠基性前提（Jay 554）。由此，布朗肖的星空之毁灭所指为何也就非常明确了。除此以外，这一说法也让我们想起了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星丛”

(constellations) 概念, 其直指那作为形而上学之基础的“构架”(configuration)。

在布朗肖对其寻找的对抗力量的论述中, 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对于幽晦和黑夜的赞美。布朗肖认为, 文学空间就是一种“无名之无(Nowhere without no)”(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59), 文学语言“是唯一一种语言, 于其中黑夜和沉默在不被打断或显露的状态下得到呈现”(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59), 对于文学作品的体验就是对于幽晦和夜晚的体验, 是“是夜的体验本身”(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63)。进而, 布朗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夜: 第一种是浪漫主义式的, 即“那种欢迎的和接纳的夜。是诺瓦利斯赞颂的那种夜。可以说, ‘在这样的夜里, 就像置身于一种亲密无间之中。我们可以进入这样的夜, 在其中歇息、睡眠或死亡’”(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63)。确实, 通过诺瓦利斯的“夜颂”, 我们对于这样的夜已经很熟悉了。不过, 布朗肖的“夜颂”却指向了另外一种夜(the other night)。“这另一种夜既不接纳, 也不敞开。在这样的夜中, 人仍然置身于外”(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64)。布朗肖准确而深刻地指出了这两种夜之间的区别: 在第一种夜里, 人们可以找到死亡, 遗忘一切, 置身于一种永远的宁静之中。可是, 在第二种夜中, 更准确的说, 在另一种夜中, 只能有一种无人死亡的死亡, 一种处于遗忘内的遗忘, 那导致一种无休无止的回忆。更重要的是, 在这两种黑夜之中, 自我和他者却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 “这另一种夜总是他者, 而那感觉到这他者之夜者也就变成了他者。那接近这他者之夜者也就远离自身, ……而那进入第一种夜者则寻求大胆地走向其最深沉的亲密之处, 走向那本质之处, 从而在某一时刻听到了那另一种(他者)之夜——听到了他自己, 听到了他自己步履发出的永久回声, 那走向沉默和空无的回声”(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69)。

其次, 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基于其对语言的一种独特理解之上, 即言说的语言总会否定自身而陷入沉默。这一理解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黑格尔,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经由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读解的黑格尔关于语言否定性的观点。在《耶拿讲稿》中, 黑格尔在讨论命名时写道:

这是什么? 我们答道, 它是一头狮子, 一只猴子, 等等。这即是说, 它是[成为什么]。……确切说, 它是一个名字, 由我的声音而造成的一种音响, 某种与其看上去完全不同的东西——而这[作为被命名者]是其真正的存在……不过, 由于这名字, 对象已经成为自我而出生[并已经呈现为]存在(seyend)。这是由精神(Spirit)所实现的首要创造性。亚当给予所有事物一个名字。这是[精神]的主权, 其对于全部自然的首次把握——或者说出自精神[自身]的自然创造……人向作为他的所有物的事物讲话。(Hegel 89-90)

在这里, 黑格尔所描绘的语言的否定性其实仍然是对精神性的肯定, 即肯定精神是一种较之单纯的接受而更高的活动。这也就是说, 否定事物作为一种现存的存在同时也就意味着否认其只是以纯粹的感知直觉而进入我, 从而使全部意义向我展开。这样, 否定是生产性的和主动性的, 即肯定性的。在“文学和死亡的权利(Literature and the Right to Death)”一文(收入文集《火之作品》)中, 布朗肖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我们知道, 科耶夫在读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曾留下一句名言: 狗这个词不吃不喝也不跑。科耶夫认为: “这就是何以说对于经验现实的观念理解等同于谋杀”(Kojève 140)。对科耶夫的这一看法,

布朗肖在部分接受的同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即观念性的词语确实剥夺了事物的生命。不过,虽然词语因之失去了与它们意指的东西之间的全部联系,“但这种联系的缺失……赋予语言全部的价值”(Blanchot, *The Work of Fire* 322)。为了说明这一点,布朗肖追随黑格尔和科耶夫对于亚当命名这一圣经故事的读解,进而读解了另一个圣经故事,即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这个女人”失去了其活生生的存在。因为,“对于我来说,能够说出‘这个女人’,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夺走其血肉的现实性,使其变成一种不在场,使其消失”(Blanchot, *The Work of Fire* 322)。不过,亚当所言“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表明,从此以后,他有了一个对话者,从而可以从命名进入言说,从给那些无言的存在物命名转入一种亲密和开放的对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上帝创造了有生命物,但人必须要毁灭它们”(Blanchot, *The Work of Fire* 323)。舍此,就不会有语言,就无法获取意义。这就是何以布朗肖说:“准确地说,当我言说之时,是死亡在我中言说”(Blanchot, *The Work of Fire* 323)。问题还不止于此,我的言说毁灭的不只是言说的对象,同时也指向言说的主体。在布朗肖看来,“当我言说之时,我否定的不仅我所说之物的存在,同时也是言说者的存在:如果我的讲话显露了在其不存在中的存在者,它同时也确证了这一揭示是基于那给予这一揭示的人之不存在之上,来自其使他自己脱离开他自己,成为一种在其存在之外[的存在](to be other than his being)”(Blanchot, *The Work of Fire* 324)。在这个意义上,当一个人,一位作家,获得了这种言说的权利,也就是获取了死亡的权利。

在《文学空间》中,布朗肖明确指出:话语具有双重状态,即自然状态和本质状态。所谓自然状态是指语言的天然状态,即所谓原初语言,声音或文字,本质状态则指抽象的语言,思维或观念。“自然的言说‘与事物的实在有关’。‘叙述、说明,乃至描绘’使事物在场,‘表现出’它们。本质的话语却使事物远离我们,使事物消失”(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37)。如果说命名是把词语变成实在,把不可见之物变成可见之物,那话语就是将实在再变为精神,将可见之物重新转变为不可见之物。所以,布朗肖说:“去言说本质上就是去将可见之物转变为不可见之物;……去言说就是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于其中词语需要空间去回荡和被听到,……里尔克曾在一篇法文文章中写道,‘如果不是靠创造不在场和不可见的语言,人们又怎么能够承担和拯救可见之物呢?’”(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42)问题是,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人不再说话而陷入沉默,其他存在物则想通过言说而成为存在。就诗歌或文学来说,则如布朗肖所言:“诗歌语言不再是某人的语言,于其中无人讲话。……相反,好像是语言自身在言说自己”(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41)。

对于布朗肖来说,近现代文学的演变可以说是一个“从书写到声音”的过程。在“无神论和书写,人文主义和呼喊(Atheism and Writing, Humanism and Cry)”一文中,布朗肖对这一过程做了简要而全面的梳理。根据他的看法,在古典时期,语言主要用于再现,“其并不存在,而只是一种功能”(Blanchot,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257)。这种语言本质上是书写,其作用是呈现或再现秩序;而言说作为一种个人的自我表现,却消失不见了。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声音获得了优先的地位,成为诗学的理想。布朗肖指出,

无疑,声音是一种自然的中介,而通过与自然的联系,声音谴责了社会化语言的人为秩序。它同时也导致了对于灵感的信奉,这一信念以其尊崇的地位重新确立了

神圣的逻各斯，使诗人不再是一个依据美的秩序而写诗的人，而是一个倾听者，其将自身消失在对于一种直接交流的倾听之中……。声音不仅将自身从再现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提前将自身从意义中解放出来……。不管多么内在，这不着一字而言说着的声音，沉默地，在一种呼喊的沉默之中，成为一种无人的声音。（Blanchot,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258）

那么，何以写作会变成一种无人的声音呢？首先，这在于作家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改变。在布朗肖看来，“写作就是打破词语和我自身之间的联系”（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26）。这就是说，使语言不再是作家自身观点、情感和心理的直接表达。其次，“写作就是使语言自世界中回撤”（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26）。这就是说，使语言脱离那使其成为权力并为之言说的东西。如今，当我说话之时，似乎是世界在言说自身。在作家与语言之间关系的这种改变，曾令一些现代作家感到欣喜。例如，“卡夫卡就曾惊喜地说道：一旦作家能够用‘他’来取代‘我’时，他便进入了文学。确实如此，但这一转变的意义要深刻得多”（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26）。因为，如果作家既不用“我”，也不用“他”或“你”来说话，实际上就不再有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语言。或者更准确的说，对于语言自身的认识就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样，“作家便属于某种谁也不说的语言，这种语言不针对任何人而发，没有中心，也不显露任何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他公正地对待写作应该所为，他就再不能表达自己，也无法吁求于你，乃至借助他人来说话。作家所在之处，只有存在说话”（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26-27）。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布朗肖对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例如，德里达就声称：“写就是退隐。不是躲到帐篷里去写而是从他的写作中撤出。是在远离自己的语言处搁浅，是从语言中挣脱或让自己的语言失控，让它独自地轻装行走。是丢下言语。作一个诗人即意味着知道怎样丢下言语。让言语独白，让那些它只能通过写作形式进行的东西自行说话”（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70）。

## 二

回到布朗肖。如果上面的这些说法所言不虚，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就意味着使自身成为那无法终止的言说的回声”。不过，在这句话之后，布朗肖接着说道，“由于其不能终止，为了能够成为其回声，我必须要以某种方式使其沉默”（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27）。在这里，存在着布朗肖的最为独特之处，它同时也构成布朗肖文学思想中最为复杂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了说明这一点，布朗肖在“叙述的声音（‘他’，中立者）（The Narrative Voice [the “he”, the neutral]）”一文中做了详尽的解说。在回溯了讲故事的“我”如何变成了故事中的“他”，以及这个“他”如何分裂为二之后，布朗肖告诉我们：“不管是隐匿还是在场，不管是自己站出来还是将自己隐藏起来，不管是否改变了写作的惯例，这叙事的‘他’以此方式标志着他者的强行进入……。他者说话。但是，当他者说话之时，无人言说。……叙事声音由此成为失音。它是一种声音，既不在作品之中，也不悬浮于上。……正是这叙事声音，一中立的声音，自一个无有之地言说着作品，在那里作品陷入沉默”（Blanchot,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141）。结果，现代文学不再是作家自身情感和思想的直接表达，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叙事结构发出的声音。类似这样的看法，在许多现代文学理论家那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阐发。

我们更为感兴趣的是布朗肖的这一观点,即如果书写真地变成了声音,那倾听就会取代阅读。布朗肖在另一篇题作“词语必须远游(Words Must Travel Far)”的文章中称:“倾听一词会较阅读更适合这一趋近的行为。在被阅读的词语背后,如同在被写下的词语面前,有一个声音已经被铭刻下,没有被听到,没有被说出;与这一声音更为接近的作者同读者一样,寻求着能够辨别出它”(Blanchot,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329)。在文学作品中,这一声音永远在说话。因此,面对文学作品,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听,只是去听”(Blanchot,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330)。但是,如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所言,“但这一声音是什么呢?”(Blanchot,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331)首先,这声音不同于作品的音调。布朗肖在谈及作品的音调时表示,这声调不是风格,也不是语言的吸引力和功效,而是指一种于沉默之中发散的力量。但是,音调显然也不是指作家本人发出的声音,这是布朗肖反复阐述过的思想。最终,布朗肖给出的答案是:这声音是“作家强加给词语的那种沉默的隐秘”(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27)。

在题做《来自别处的声音》这本小书中,布朗肖向我们示范性地展示了这一声音是什么和如何去倾听这一声音。严格来说,这只见于这本小书前半部分的三篇文章:“诗句起首的非重读音节:论富莱的诗歌”、“拉斯科之兽”和“最后讲话”,它们分别讨论了富莱(Louis-Rene des Forets)、夏尔(Rene Char)和策兰(Paul Celan)的诗歌。在这三位诗人中,布朗肖最喜爱的可能是夏尔。在《文学空间》中,在谈及超现实主义的自动书写时,布朗肖就曾指出:“那是变成欲望的词语,那是将自身托付给欲望以返回起源的词语。它不厌其烦地证实的东西,它无法使其沉默的东西,它既无法开始又无法结束的表达的东西,就是勒内·夏尔所应和的东西”(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87)。在“拉斯科之兽”一文中,布朗肖进一步分析了夏尔诗歌的意义。问题是这样提出的:“我们有时会疑惑,何以勒内·夏尔,一位与我们的命运紧密连接的诗人,会觉得其与赫拉克利特的名字那样密切相近”(Blanchot, *A Voice from Elsewhere* 40)。布朗肖的解释如下:首先,夏尔关于语言的看法可能与赫拉克利特极为接近。布朗肖告诉我们,赫拉克利特认为,语言的真正权威性在于它使神谕的非个人化言说成为一种危险和一种流言蜚语。他直接引用了赫拉克利特一句话,称“神在德尔菲神庙的神谕既没有显示也没有隐藏任何东西,但是在指示(indicate)”。布朗肖认为,在这里的“指示”一词反映着其词根形象——指示的手指,使词语变成一只沉默的指示的手指。“它既不说什么,也不隐瞒什么,只是向空间打开,向任何面对这一指示者打开”(Blanchot, *A Voice from Elsewhere* 40-41)。对于赫拉克利特的这一看法,布朗肖是这样阐发的,语言本质上就是预言性的,但这不是说它口授未来的事情,而是说它不依赖任何已然存在的东西。作为未来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future),其本身已然就像一种未来语言(a future language)(Blanchot, *A Voice from Elsewhere* 41)。把这样的思想运用于夏尔诗歌的力量,就有了布朗肖的下述看法:

它就是这种未来语言,不具个人色彩,且总是还未到来,在这种语言之中,在一种起始语言的决断中,在其命运的至关重要之处,在其与我们最为紧密和直接的联系之中,仍然在对我们亲密地说话。在其最为全面的意义上,它是一首呈示之歌,一首承诺和唤醒之歌——这不是说夏尔在吟唱明天发生的事情,或是说,在其作品中,一个或好或坏的未来准确地呈现给我们,而是说,在那呈示空间中,他将言说与飞逝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言说的飞逝,他紧紧地抓住了一个更宽广视域的到来,一个第一天

的确定。未来是难得的，……更为难得的是言说，于沉默之中，其珍藏着还未到来的言说，其使我们转向那起始的力量……。在夏尔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听到了诗歌在发出诺言，带着焦虑和不确定，这诺言使自己参与到自身的未来之中，迫使自己只是在这未来的起始处言说，预先给出这一到来，其言说的确定与承诺。（Blanchot, *A Voice from Elsewhere* 42-43）

这样，夏尔的作品成为言说的例证。它们在向我们证实，“就如德尔菲神庙中神的预言一样，言说是一种声音，其还未说出什么，其唤醒和警示，这是一种有时急迫和苛求的声音，它来自远方，并在远方呼唤”（Blanchot, *A Voice from Elsewhere* 45）。我们在夏尔那里听到的，在布朗肖这里听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来自远方的声音和呼唤。

布朗肖的文学思想近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见解。其中，一篇题为“两位歌唱的塞壬”的论文尤其值得注意。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里斯卡（Vivian Liska）在比较了阿多诺和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后准确地指出：阿多诺和布朗肖的个人背景、知识传承和意识形态立场虽然不同，他们却受到了同样历史事件的影响；尽管他们在现代艺术的作用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从而成为似乎无法调和的理论立场的代表，但他们对于文学以及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却有不少共同见解；他们的写作风格不同，但同样复杂深刻，且对于语言皆有着超常的驾驭能力。因此，他们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同时代人。无独有偶，阿多诺和布朗肖都读解过《奥德修斯》中有关塞壬歌声的段落。尽管两人从中读解出了一些不同的含义，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布朗肖和阿多诺都在塞壬的歌声中听到了一种召唤，通过与一位崇高他者的相遇，其打断了英雄归家的旅程，那返回稳定和自我的道路”（Liska 84）。阿多诺和布朗肖都对声音极为敏感，也都对沉默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他们既没有封闭自身，也不拒绝倾听他人，而始终在邀请与他人展开聆听与对话。就如里斯卡在论文结束时写道的：

阿多诺和布朗肖，两位歌唱的塞壬？歌唱着他们自己那同样诱人、回旋飘荡，且最终化作无法听到的独语，其吟唱着异域的召唤和与他者相遇的可能？[布朗肖]“发生于后”（*Après Coup*）一文的最后一句话引自勒维纳斯，其表达了一种更为迫人的视像，恰可以用于这一想象中的对谈。这是由无限接近和不断分离（Proximity and Separatedness）划定空间的视像，于其中两位对话者仍然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其造成的停顿不是崇高的沉默而是对于倾听的邀请：“一个来自另一边的声音。一个打断了那已被说出的东西之在说的声音。”（*Une voix vient de l'autre rive. Une voix interrompt le dire du déjà dit. [A voice comes from the other shore. A voice interrupts the saying of that which has already been said.]*）（Liska 100）

其实，何止是与阿多诺，布朗肖与众多思想家和作家都保持着这样一种亲密的相互倾听关系。或许可以说，在其漫长的文学与学术生涯中，布朗肖与其置身其中的群星璀璨的法国一代思想家们相比，可能属于最为默默无闻者。可是，终其一生，布朗肖在其大量理论著述和文学创作中一直在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朗肖那“于沉默之中升起的声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倾听。其文学思想再度重申了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实，即，20世纪文学语言是以放弃交流功能为代价来换取语言文学自身本质的凸显，其呈现为

一种沉默、无言或静寂。不过，这里有两点需要记住：一、这种似乎抛掉言说意义而只注重形式的纯文学语言，仍然是一种内在激情和欲望的表达；二、如果说语言真的放弃了自身的交流功能，那并非完全是一种自愿和自觉的行为，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干预、强制和剥夺。

### 注解【Notes】

本文所有黑体字词均为原文所有，下同，不再一一说明。

See Georges Bataille, "Maurice Blanchot," *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 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 ed. Kevin Hart and Geoffrey H. Hartma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2004) 1.

See Blanchot, *A Voice from Elsewhere* 40. 不过，在中文的《赫拉克利特残篇》中，我们找不到与之相似的说法。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lanchot, Maurice.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Trans. Susan Hanson. Minneapolis: U Minnesota P, 1993.

---.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Trans. with Intro., Ann Smock.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89.

---. *A Voice from Elsewhere*. Trans. Charlotte Mandell. New York: State UP, 2007.

---. *The Work of Fire*.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5.

Derrida, Jacques. *The Work of Mourning*. Ed. Pas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ss.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2001.

---.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1978.

Hegel, Friedrich. *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 (1805-06)*. Detroit: Wayne State UP, 1983.

Jay, Martin.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4.

Kojève, Alexandr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James Nichols, J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Liska, Vivian. "Two Sirens Singing." *The Power of Contestation: Perspectives on Maurice Blanchot*. Ed. Kevin Hart and Geoffrey H. Hartma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2004. 80-100.

Stiegler, Bernard. *Acting Out*. Trans. David Barison, Daniel Ross and Patrick Crogan.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9.

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 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

[Todorov, Tzvetan. *Criticism of the Criticism: Bildungsroman*. Trans. Wang Dongliang and Wang Chenyang. Beijing: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House, 2002.]

责任编辑：王树福